

## 爱和温暖照亮前路

——评《你是爬上我额头的藤蔓》

□尤春华

这个春天是我们心乱、身体却最闲的一段人生。疫情隔离,凡夫俗子的我们,不断刷屏。孔锐朋友圈的那些她的小说连载、散文和她随手即兴的诗歌,穿插于屏幕中我们疲惫的视线,她的作品属于中调换频道的“治愈系”。

在一个下午,扬州的天空下着春天的冷雨,粉色樱花飘落满城。孔锐送来了她新出的散文集《你是爬上我额头的藤蔓》。让人眼睛一亮!

孔锐给我最大感觉是温暖,文字亦如此。平实,家长里短,从文字里看出,她醉心于自己的医疗专业和日常生活,对身边周围的人怀着好奇并津津有味地进行描述。儿子、丈夫、公婆父母,乡下亲眷、医院护工……她的写作从亲人同事朋友等人物来落笔。48篇隽永的单篇构成五个专辑,写遍了她人生的前半场。

她写奶奶,从标题《最后一个清代人——裹脚奶奶》,我们就看到人物的鲜活特征。写一个女人的关隘、她生养儿子的场景,她这样写道:我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默默承受着一个人的疼痛……这样的疼痛就像海浪扑岸,上来后又很快退潮而去,接着又来一次扑岸。又像站在路边聆听远处疾驶而来的列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,瞬间又消失在了远方,然后重复下一列火车的到来。

她写那个年头生活的艰辛,刚刚两岁的儿子“原”不得不跟她去医院上夜班:原从两岁就跟着我上夜班,我常常深更半夜被护士喊进手术室,一两个小时后才回来。回来时,会看见他安静地躺着,闭着眼睛,看见我时,自言自语道:“妈妈上班!”我开始流泪。

这样简洁如话的文字,在她文章中俯拾皆是。她的文字朴实得如同一个女人坐在你对面聊天。她就这样不急不缓地坐着。写医院护工老周,一个木讷的中老年女性的悲喜;写医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实习护士,那些短暂驻足,不久后又将回归茫茫人海的平凡人,都可能是她关注的对象,成为她笔下的人物。你读了,有生活的落寞、有人性的悲悯。但是不殇,起身,再奔赴各自的前方。

医学生的跨界写作,使她不理会被矫揉造作的时风。看懂她和喜欢读她的人则赞扬,为什么她能把我们“视而不见”的身边人和事,写得这般活灵活现?

对的,孔锐不一样。她的眼睛隐藏在黑边框眼镜后面,她的人隐藏在故事后面。她不追求宏大叙事,她也没有华美的辞藻来对内容喧宾夺主,她只想诚实地讲给你听,她兴致勃勃、津津有味所观察到的人和事,不辞麻烦和琐碎。这其实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情感。

她的文字跟她的生命故事是吻合的。她及腰长发;一双大眼睛眼珠漆黑,深藏于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之后。她的外表是知识女性的洋气长相,而小说散文却也包含乡邻俚俗,并不懂得避开哪怕最隐秘细小的人性狭隘甚至粗俗。这其实是艺术创作最不能缺少的真实。

不避真实的人性,底气是一种不驯和高傲吧。高智,学霸,经历过医学院五年严格的训练。她人生开挂的主战场在口腔治疗领域。你看,她笑时露齿,一口整齐的牙齿像电视上美白牙膏的广告模特——她是所在城市扬州顶级的口腔专家,也是最难约见的医生。在她的专家门诊,只要她人在,永远有里三层、外三层的人密匝匝包围着她。

她的职业特征还表现在一双手上,长时间的工作戴手套,使她原本修长的双手皮肤起皱、关节也略变形。但我却亲眼看见这双手在病人的口腔,使用血管钳和钢丝矫治牙齿的情形。那样的灵活和飞速,使我想到了“飞针走线”和“心灵手巧”。当她几年前想当业余作家时,这双灵活的手使她成了“键盘侠”。有人看到文学界突然间一个叫“子金”的写手横空出世,不声不响,三年出了三本书。事实上,她在最近五年时间已经写下了两三百万字的小说、散文,贴在她的QQ空间里,那是她最初的阵地。她并不热衷于寻求出版和发表,她让自己远离热闹,置身于孤独的写作状态。

那个下午之后,我的书桌上除了《鼠疫》,又增加了这本《你是爬上我额头的藤蔓》。

295

曹操的部下劝他称帝,他说了一句话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如果是天命所归,我就做周文王吧!意思是自己不称帝,让儿子以后称帝。

满清入关时,多尔衮作为皇叔,以周公辅佐幼主为前例(在中国历史上,假借周公名义者多矣,著名的有霍光、王莽,甚至朱棣),自称摄政王,南征北讨,遂奠定有清三百年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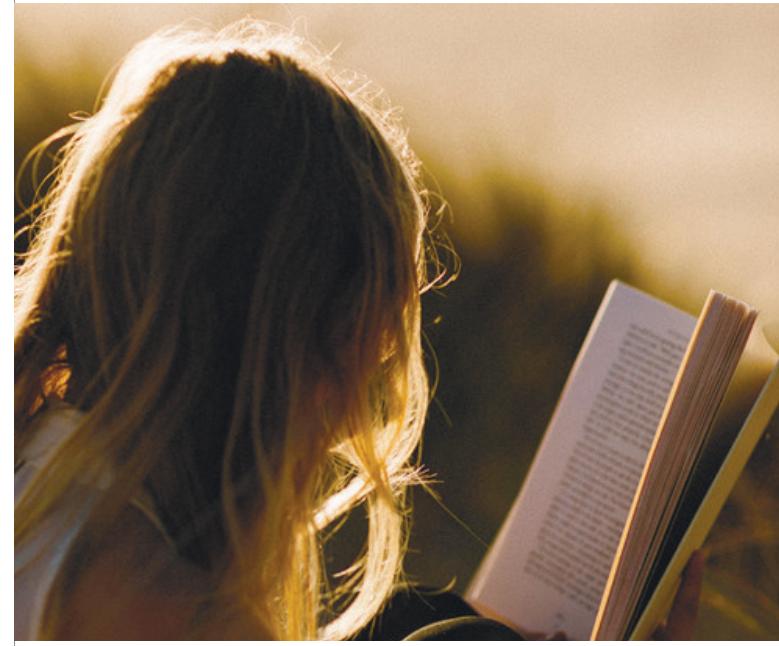
反过来想,如果去除了儒家对周代的神圣化和道德化,周文王何曾不是上古的曹操呢?论立功、立德,周公也未必就比多尔衮更强吧?

296

学问呈现出一种体系化的繁琐,比如康德、黑格尔或韦伯,似乎更符合德国人的严谨精神,但德国也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叔本华、尼采;学问呈现出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想象,比如列维·施特劳斯、罗兰·巴特,似乎更符合法国人的浪漫精神,但法国也有无比追求客观的涂尔干,有无比追求实证的伯希和;学问呈现出一种数量化的呆板,比如无数主流经济学家,似乎更符合美国人的实用精神,但美国也有不愿抛弃形而上学,在欧洲人都已抛弃时的罗尔斯、诺齐克。

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。学问终究是个人的事,学问若不能超越其环境,超越其民族

##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三五



## 新书快读

## 活过,爱过,写过:李银河自传

李银河著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生于1950年代,经历“文革”、上山下乡、工农兵学员、公派留学……李银河成长中的苦闷彷徨和命运转折,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,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从理想狂热走向独立思考,再到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缩影。成长、爱情、学术在李银河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在人生的这三个向度上,她“像蜜蜂采蜜一样”,只采撷最精华的部分。

## 从汉城到燕京: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—1780

吴政纬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6世纪的东亚,朝鲜身为明朝藩属,每年派遣朝天使(后称“燕行使”)出使中国。这场惊动天下的“壬辰之战”揭开了本书的序幕,带出这群罕为人知的“朝鲜使者”的故事。从元代到清末,从汉城到燕京,从倾慕到鄙夷,无数燕行使穿梭于贡道,越过高山与深河,传递最新的情报和中国观察。中国确曾居于朝鲜人世界观的中心,明亡清盛却成了



极为严重的打击,以“小中华”自居的他们,一边咀嚼着明朝灭亡的悲伤,一边在思索该何去何从……

## 人类灭绝之后:未来世界动物图鉴

[英]杜格尔·狄克逊著 高瑞雪译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人类灭绝的5000万年后,地球生命的进化依旧生生不息,依然努力适应新环境,抓住种种机遇向前发展。这些令你瞠目结舌的生物虽然出自想象,却完全基于生物进化的原则。进入一个如此奇异美妙的世界,你会发现书中的动物是那么真实,希望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它们……

## 条顿骑士团:一部军事史

[美]威廉·厄本著 陆大鹏、刘晓晖译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这是一部杰出的中世纪欧洲军事史作品,它的主题是条顿骑士的作战及其与西欧罗马天主教廷关系演变。书中梳理了条顿骑士团从崛起到底亡的历史,其间戏剧性情境迭出。中世纪德意志十字军战士的生活、信条和行动,以及条顿骑士团500年的历史由此得以生动呈现。

## 反读书记(一零五)

□胡文辉

性,超越其社会风气,也就不成其为学问了。

297

对于做学问,知识当然越全面越好,但也要明白,全面并不是目的,全面是为了深入,为了有局部的突破。因为做学问不可能事先知道什么地方能深入进去,能有新发现,所以才要扩张知识范围。这就有如捕鱼得漫天撒网一样。胡适有句著名的顺口溜:“为学当如金字塔,要能广大要能高。”也可以理解为:金字塔之广之大,只是为了成就金字塔之高。

将全面当作手段,还是当作目的,是新旧学问家的标志:全面,也就是博,在旧式学问家那里就是目的,而在新式学问家那里只是手段。

## 清华外文系教授知多少

□钱之俊

1929年9月,钱锺书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。大学四年,成绩突出,受到很多老师激赏。当时外文系有哪些教授后来成了钱锺书的老师呢?

清华外文系1926年成立,时称西洋文学系,1928年更名为外国语文系。外文系阵容相对全国其他外文系来说,实力肯定是强的。钱锺书清华同班同学甘毓津回忆:“当时的教授阵容很强,我想,如果学生学得不好,只能怪自己。”(甘毓津《离校五十年》,《清华校友通讯》新83期校庆专辑,1983年4月29日)

钱锺书刚进清华这一学年,文学院院长是杨振声,外文系教师有:王文显(系主任)、翟孟生、吴宓、瑞恰慈(新聘)、温德、吴可读、艾锷、毕莲、常浩德、裴鲁、石泰安(新聘)、陈福田、叶崇智、杨丙辰(兼任)、温源宁(兼任),讲师:钱稻孙。(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1929年9月16日第86期,公布之“国立清华大学十八年度教授及讲师一览”)其中,叶崇智即叶公超也。叶公超和温源宁当时的关系在北大,在清华是兼职教授,按两校之间形成的惯例,他们俩在北大可能只能拿讲师的工资。

《校刊》公布的是外文系专任教师,像冯友兰、张申府等后来对钱锺书有很大影响的“恩师”,是文学院哲学系的教师,给外文系上的是公共课。清华外文系一年级多是文学院共同的必修科目,到大二时才开始逐渐上专业课。

外文系老师当然不止这些,也不是固定的,以后四年间,也在变化之中。如1932年10月,钱锺书大四这一学年,《校刊》第442期公布了二十一年度清华大学教师一览表,其中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,外国语系主任王文显,教授只有毕莲、陈福田、吴宓、温德和钱稻孙。兼任教师未在列。钱锺书在清华期间,外文系主任都是王文显(1932年休假由吴宓代理),一直到1936年,开始由陈福田担任。

这些老师中,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担任过钱锺书的老师。钱锺书同班好友许振德回忆中提及的老师,可以确定教过钱锺书,也可以看出教过哪些课程:“大一国文课由杨树达先生教授……间周作文一次,另由教员邹湘乔先生评阅。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……北大英语系主任温源宁先生,亦在友好制度下前来清华授课……温师授十九世纪文学及文学批评两科……吴师宓号雨僧……在外文系担任古典文学及浪漫诗人二科,间亦教授翻译。授业恩师中,尚有授西洋通史之孔师繁霑,逻辑学之冯友兰,文字学之毕莲女士 Miss Bille(美籍),西洋文学史之翟孟生 R.D.Jameson,体育主任马师约翰,体育教员涂文先生,篮球教练赵逢珠先生……”(许振德《水木清华四十年》,《清华校友通讯》1973年新44期校庆专刊)

杨树达先生是中文系教授,大一国文自然是公共课。当时中文系教授尚有朱自清(系主任)、陈寅恪、刘文典、俞平伯、闻一多等名学者。钱锺书晚年读过陈寅恪的诗后,后悔没有选陈先生的课。这话当然也不必较真。